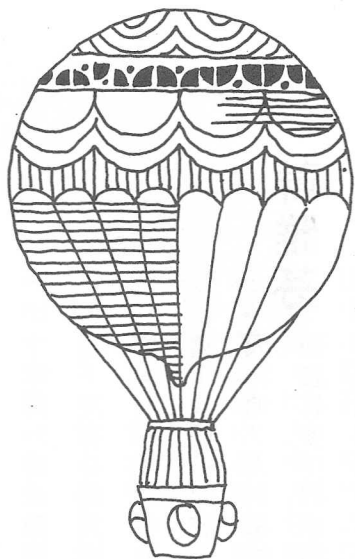




海闊從魚躍

天空任鳥飛



戴

良

達

「忍一時心平氣和，退一步海闊天空」。其

實全是心境上的造就。試想在我們生活的環境中

，「忍一時；退一步」何嘗不能化解爭端，消弭

禍害。常聽人氣憤不平的說：「我就是忍不下這

口氣……」或云：「我為什麼要讓他……。」難

道就不是自我的執著，不肯放下，煩惱隨至。明

月清風家家有，只因心胸不寬，神智不清。

「忍得住、耐得過，則自在之境。」——菜根

譚。在人生的過程，我們一直在歷練、成長。然

而世事境遇未必寧心順境，也唯有「忍」的功夫

。從忍中求和，而更進一步在逆境中成長。古人

明示：「百忍堂中有大和」。何嘗不是如此，古

聖先賢，不知凡幾，均是從忍中脫胎換骨——耶穌

釘在十字架上，孔子削跡伐壇，陳蔡之困，也更

顯出聖人的品性。並非是苟且偷生，安於逸樂，

而是有所為而有所不為。忍是道考的仙丹妙藥。

我輩應效法警惕。

修道更是以「忍、為要，不只是物質上的知

足，更是心性上的磨練，並非忍其失去，更是要「堅心篤行」，六度波羅蜜中的「忍辱」，更是明白的指出。試想，道場若非 師尊師母大恩大德慈悲，焉有今日の後學得受明師一指，聽聞真理正道，享萬八年自在之境。

「手把青秧插滿田，低頭便見水中天；六根清淨方爲道，退步原來是向前」。退步的哲學在「不爭」，才是爲人的至理，尤以老子的無爲最重要。我們就是與人有爭，有爭必有對立，心中必不坦然，何容青山碧水，青風明月，自無一份閒逸的心，煩惱亦隨至，所以老子云：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。處衆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：：夫唯不爭，故無尤。」又云：「聖人之道，爲而不爭。」所以真道是真修而不是憑著言語外在的名位、利祿，而是自己的篤實修行。修

行——修正言行。是往內求，超越自我。改變自己的脾氣毛病。不是爭外在的名位，取外在的人心，是不爭之爭。

無爭必然知足，知足則必然常樂。所以菜根譚云「退步寬乎，清淡優之。」能放下名利，生死，享樂，自然寬乎，而能爲道奉獻享自在之境，何嘗不是一種「無爭之爭」。明月清風、歷歷在目，人事冷暖。了然於胸，就不會執於「石火光中爭長短，蝸牛角上較雌雄」的愚昧了。

前所云及，似知之甚厚，然遇到萬事當下，能否持有「正念」，能否「忍」。「退」，而能否「當下即是」的一種承當。我們須誠誠懇懇的面對自己，也面對自己的境域從心中湧起的正見，流露自性的智慧，從行的過程中深刻的「實驗」所悟，而非語言或「文字遊戲」是坦盪的良善

風範，而非教條刻板的束縛。然而當後學在心平氣和之際能持有一正知正見，卻在逆境的當下，失去了正知、正見、更不能忍一時，退一步。屢屢懺悔，而時又有犯。但盼多能行功了愿，增長智慧，以明理自用，求其放心。

唐代的詩文，限制頗多，卻因此造就了在中國歷史上文學的高峰，日本插花流派中，花數多以單數來裁，因單數是生數，偶數是死數，因偶數圓滿，而單數不齊，故能激勵插花者在不圓滿的條件上奮勵思曉。相同的，我們修道人，受明師一指，秉師尊師母的大德，看淡了世俗的豐厚，茹素、行功、辦道，以世俗的眼光來看，似乎限制得太多了，但事實不然。我們就因忍人不能忍，退於所當退，在物慾上固然減少了，卻激發了我們自性的良知，固然失去了享樂的時光，卻換取了真正自在的境遇。自我的反省、懺悔，卻換得了真正的心安。茹素雖然失去與他人宴會口慾之樂，外食之不便，卻使我們流露出大悲

心，免於殺生之患。何得何失，不正是「退步原來是向前」的真意啊！何若不是「忍得住、耐得過」的自在之境。

「路是無限的寬廣」——松下幸之助，因怕咱心不寬廣。現在的修道人，只怕不肯「轉心」。為何？老子云：「和光同塵」、「在塵絕塵」。我們若能「轉心」學生亦可參加班上的郊遊或野炊，亦是可「藉機」渡化他人。只要不怕自己的心動，他人問吾何云吃菜，吾可答，「不忍殺」。他人云後學「可憐」——食之寡也。我心中暗想：「他亦可憐」。——種輪迴之因。亦可與他人聚聚擺擺龍門陣，暢談生死因果，何嘗不是一法。所以前人云：「生活是道」真是如此。所以愚等，若能效法前賢大德，「二六時中不離玄」，守正見正知，則想必智慧可大增，不再愚昧。

海闊從魚躍，天空任鳥飛。只怕心不肯放下，否則便可「容」。所以，忍一時，退一步，實愚後學修行培德之基。